

史海拾珠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1619年的辽东战役

公元1619年，即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等处的战役，结束了明帝国在辽东的军事优势。满民族因之抬头，其后成为明王朝之劲敌。这一战役，就其激烈程度，以及其决定性的作用而言，应该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可是一直到今天，关于它的记载，既分散搁置，内容也互相矛盾。这篇文章着眼于将这些文献加以整理分析，使读者对它清楚的认识。

这一战役的起因是很明显的：1618年建州民族的领袖努尔哈赤，亦即明人所称“虜酋”，攻陷抚顺城，并且屠杀明军。朝廷派张承荫去讨伐，又战败被杀。努尔哈赤至此要求补偿其“七大恨”，要求明廷在边界地区让步，而且以金银缎匹纳款。明廷拒绝接受，努尔哈赤遂继续攻掠辽东堡寨，于是战争开始。杨镐以兵部侍郎兼金都御史经略辽东军务，时在1618年夏季。好几个高级明军将领，也被派往辽东。兵员马匹器械，则由各边镇以及腹里各省份（远至浙江、四川）抽调，抽调不足，又继之以招募。朝鲜以及满民族的叶赫部，也出兵相助“剿伐”。军费则由自田赋之加派；除贵州省外，全国派及。其收入并其他各项派款共达白银三百万两。1619年公历3月，各项准备停当，战役开始揭幕。

公元1129年，49岁的赵明诚死了，这年李清照46岁。赵明诚给她留下了南下逃难时携带的十五车金石古籍，这些东西是赵明诚和李清照平生心血的凝结。为了将这些物品从山东运往南方，夫妻俩受尽了苦楚，战乱中它们是极大的负担，时刻要担心兵匪水火的侵扰。现在明诚死了，望着这堆积如山的收藏品，李清照百感交集。

虽然物是人非，生活还要继续。李清照决定将十五车藏品中的绝大部分寄托到随室室逃难到洪州的弟弟敕局删定官李洙那里。然而，当年年底，金兵就攻陷了洪州，藏品化为灰烬。

备受打击几乎麻木的李清照带着随身的最后一点珍藏品辗转流离来到绍兴，租赁了一位钟姓土子的房屋居住，暂时的安定下来。她把所剩的几箱书画古玩置于卧榻之下，闲时开箱把玩。不料，一天夜里，忽有窃贼挖墙而入，盗走了五个箱子，李清照悲愤莫名，为了找回这些承载她心血和记忆的箱子，她公开悬赏寻物，谁料想没几天，钟姓房东拿着十八轴画卷领赏来了，真相至此已经大白，可是，作为独在异乡的寡妇，她又怎么样呢。只好花钱赎回画卷，其他的物品，却怎么也找不回来了。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行走

伊 甸

人活着就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人能够迈开两条腿堂堂正正地行走，不必像蜗牛、乌龟、蛇、壁虎那样怪模怪样地爬行，这是上帝对人类的特殊恩宠。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直立行走。不可想象，人类如果只能在地上用肚皮爬行，或者像一般的动物那样用四只脚行走。他们有可能进化到今天这个样子吗？

但是人类正在不知好歹地爬行看作一种负担，一种麻烦。如果说踩自行车还多多少少保留了行走的性质，必须用两只脚用力地踩，那么坐火车、汽车、飞机和骑摩托车、助动车、电动车就完全取消了行走。人类中的一部分，除了在家中从卧室到客厅行走几步之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行走了。动物和人类的进化遵循着一条共同的规律：身体上使用较少的部位会越来越萎缩、笨拙，使用较多的部位会越来越发达、灵敏。我们

不妨想象一下未来人类的尊严：又短又细的双腿，向前凸出的肚子，硕大而又沉重的脑袋仿佛要把整个身子压垮。女性的窈窕柔和男性的健壮英俊仅仅出现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假如要演一部反映20世纪或21世纪初人类生活的电影，恐怕再也找不到身体跟今天的人类相像的演员了。

我的童年是一个行走的童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水乡，人们除了偶尔以代步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交通工具。我们走啊走，在阳光下走，在风雨里走，在白天走，在黑夜走，走弯弯曲曲的田埂小道，走绵绵无尽的古驿道、古纤道或者新开辟的机耕路。我们一个人走，两个人走，或者一群人走，一口气走上三四十里是常事。我们边走边长大。虽然我们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我们还是比现在营养过剩的孩子们要健康得多，这全赖行走的

恩赐。

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跟大自然建立了愈来愈深厚的交情。在春天的田野上，我们一边走一边比赛谁能找到更多的蚕豆“耳朵”，或者一把把地割下青翠鲜嫩的马兰头准备带回家做菜肴；夏天，我们到荷塘里采几张阔大的荷叶顶在头上遮挡火辣辣的太阳；秋天的夜晚，我们一边走一边聆听蟋蟀的歌唱；冬天的行走索性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打雪仗的游戏了。现在我们坐着各种车辆赶路，我们跟田野里生长的一切保持着一段不可亲近的距离，那些美好的植物在我们眼前稍纵即逝。我们坐车赶路的目的为了节省时间，但实际上，我们减少了与美好事物接触的时间，我们恰恰是在真正地浪费时间，因为人活着的意思就是尽可能多地拥抱和亲近最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在田野，在草原，在树林，在群山之间，在河流之畔左顾右盼，流连忘返，或者陪伴着一位气质不俗、品行高贵的朋友慢慢行走，推心置腹地交

说忙

林柏松

应酬……为此忙得晕头转向，忙得找不着北。有人讽刺那些“公务员”是上班喝一肚子茶水，下班捞一肚子油水。有些人在这种赶场子似的忙乱中，喝得呼肝，喝坏了胃，甚至是嗝屁阵哉，断送了卿卿性命……

细想想，百分之九十九可忙可不忙，大部分的忙是白忙，是瞎忙，是空忙……人，像一只饥饿的蚊子，拼命振动着翅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虚假的速度里，到处是“忙”的呼啸声和回声。种种似是而非的大节奏替代了我们内心的韵律，大多数人不再仰望，不再沉思，忘记了回忆，

谈，那该是多么美丽的人生境界！让飞速旋转的去飞速旋转吧，让一日千里的去一日千里吧，真正的人生需要的是从容地行走，细细地感受，需要脚踏实地，步步为营。

我并不反对某些方面（比如经济建设）的现代化速度，但现代化速度应当以保证人的生命质量为前提，任何有损于人的生命质量的速度都是得不偿失的。减少甚至取消行走显然大大影响了我们的生命质量。没有行走的日子，我们生活的大地上只能疯长不能结出果实的植物，我们灵魂的河流上只会塞满一无用处的水葫芦。让我们热爱行走，骄傲地行走，正如法国诗人兰波在一首诗中写的那样：

我走了，双手插在空空的衣袋里，

外套的襟襟显得格外帅气。

我在苍天下走着，缪斯，我是你的信徒，

哎呀呀，我梦想过辉煌的爱情！

摘自《读者》

署，可能是着重吓唬。满洲文件说经略出兵之前，曾派去传言之努尔哈赤，自称将于4月28日，月正圆时，发兵四十七万攻打。其故意将日期推后，则可以掩饰实际进兵日期。但是如果杨镐认为这种恫吓，可以先声夺人，使满洲首领惶恐，则势为幻梦，因为努尔哈赤深悉明军虚张声势的惯技。他曾对他的部下说，对明军行动不要步步认真。他们常常偶一出边，以后即大做文章，谎称战胜以邀功。

当然杨镐做此部署，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马林远去北方，刘深往南方，为的是发动当地部队，包括叶赫及朝鲜助战军。这些部队很难在攻势开始之前，就远调其他地区，和他们补给的基地隔绝。另外，明代军队的传统，也必须考虑。中季之后军官可以派为总督经略，武官则无获实权作主帅的可能。大凡武官掌握数万人的部队，有如今日一军三师的兵力，即为登峰造极。指挥更大的兵团，则为制度所不容。上述四路之指挥官，都已达到此种最大限度。他们的声望地位，也相仿薄，不便形成上下隶属的关系。

杨镐宣布作战计划之后，于3月26日，在辽阳正式举行发兵仪式。四路部队将自4月5日开始，按去敌远近相次前进。这以后战事再无报导，直至4月14日杜松一路兵败，杜松本人战死。

摘自《万历十五年》

李清照的牢狱生活

李清照真正感到了孤独无助的痛苦，她无法忍受孤苦伶仃、担惊受怕的生活，的确，她才46岁，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这样一位天才女诗人，是不应该在这种生活中走向人生终点的。痛苦迷茫中，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就是时任右承奉郎的张汝舟，在这个男人甜言蜜语的攻势下，李清照确实被他吸引了。李清照经历了和赵明诚神仙伴侣般的浪漫爱情生活，又遭遇国破家亡的厄运，这种命运的巨大反差让她不顾一切的向往着甜蜜、温馨的家庭生活，没多久，李清照就嫁给了张汝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命运没有显示出它的仁慈，它仍然在给李清照制造接连不断的噩梦。张汝舟追求、迎娶一位46岁的寡妇，显然不是为了她的容貌，也不是李清照以为的——她看中了她无与伦比的才华，而是抱着最赤裸龌龊的目的——得到她的收藏品。

婚后，两人都有上当的感觉。张汝舟渐渐将自己浅薄、暴虐、恶俗的本性暴露无遗，让李清照欲哭无泪。李清照

的古玩字画也没有张汝舟想象的那么丰富，而且还不愿相让，让张汝舟大为失望。不过，他们都还存着一丝幻想，李清照希望自己的忍让能够维持这个家，了此残生。张汝舟以为哄骗、欺诈，可以诱使李清照将藏品相让，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张汝舟恼羞成怒，开始对李清照拳脚相加，甚至想将她打死，除去这个年老色衰的包袱，得到她的财物。

关键时刻，李清照就是李清照，一个智慧、刚毅、顽强、独立的女子。抛弃了幻想，她不能坐以待毙，她要自救。很快，李清照得知了张汝舟利用欺瞒手段获取官职的证据，她立即检举上告，按宋律，妻子控告丈夫，即使证据确凿，妻子也要入狱两年，为了摆脱这个恶棍，李清照宁愿忍受牢狱之灾，也不愿苟且忍辱，最终两人双双入狱。

当时，李家和赵家还有很多人在朝为官，在他们的帮助下，李清照仅仅坐牢九天就被放了出来。她终于达到目的，离异成功。

摘自《人物文化报》

希特勒曾经有个神秘的日本心腹，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将他描述为“比纳粹还要纳粹的人”，这个神秘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到了纳粹德国政策的制定。然而这个铁杆纳粹分子却糊里糊涂地成了盟国的“间谍”，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向盟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以至于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曾戏称他为“我们在欧洲最好的信息通报者”，他就是二战时期的日本驻纳粹德国大使大岛浩。

大岛浩1886年出生于日本的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大岛建一是德国军队的崇拜者，在父亲的熏陶下，大岛浩自小就对德国有着特殊的好感。1934年，大岛浩出任日本驻纳粹德国大使馆武官，德语流利的他活跃于纳粹德国上层，不久便和希特勒最赏识的外交政策顾问里宾特洛甫结交。在里宾特洛甫的引见下，大岛浩与希特勒举行了秘密会晤，从此成了希特勒的忠实信徒。1938年，大岛浩升任日本驻德国大使。上任后，他积极促成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和《德日意三

国同盟条约》的签订。由于他对纳粹党意识形态的盲目信仰，希特勒称他为“具有钢铁意志的真正的纳粹党人”。一年后，大岛浩因与日本外交部发生矛盾，被迫回国述职，但在希特勒的坚决要求下，他在1941年又回到了柏林。由于大岛浩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关系很“铁”，他能轻易地接触到纳粹德国的机密，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纳粹德国政策的制定。尽管希特勒是众所周知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但他仍把大岛浩当成了知己，在希特勒的许可下，大岛浩时常来到苏德前线和大西洋防线等地“视察”。

在二战期间，大岛浩经常用外交密码向东京发电，报告纳粹德国的情况。但他并不知道，美国早在1940年就已破译了这一密码。大岛浩发出的密电几乎都被美国人截获。1941年6月6日，大岛浩向东京发电报，称纳粹德国将于6月22日向苏联开战，结果这条重要情报落到了美国人手里。1942年1月

吴佩孚于1932年（民国廿一年）春天到北平安度晚年。事前张汉卿（张学良）命我为他先期准备一切。

吴在北平什锦花园，本有自置住宅一处，因多年无人居住，需要修整整理，故即派人为他修理停当。吴到北平日，我奉命到车站欢迎。

彼时吴虽已下野多时，但仍带有卫队一连，乘坐的仍是专车。吴衣长袍马褂，下车后即乘为他准备的汽车往什锦花园私宅。其贴身卫士数人亦同时跨在汽车两旁的踏板上。军阀时代盛行此种陋习，惟通常一旁只站一人多者亦不过两人，而吴的卫士两面各站三人，共

希特勒有个日本心腹

19日，里宾特洛甫同意与大岛浩共享德军情报，里宾特洛甫还慎重地提醒说：“请注意这些情报的价值，任何疏忽都会将我们带向坟墓，务必要进行严格保密。”虽然德国人一再提醒大岛浩注意密码的安全，但大岛浩固执地认定“大日本帝国的密码是不可能被破译的”。

1943年11月，大岛浩前往法国沿海的“大西洋壁垒”防御工事考察，回到柏林后，他就写了一份长达20页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标明了每一个德军师的驻地 and 人员、武器配置情况，甚至包括坦克壕沟和炮塔的位置。写完报告后，大岛浩迫不及待地发电报向东京邀功请赏，结果这些情报都落入盟军手中，为后来的诺曼底登陆提供了重要参考。

种族主义者希特勒和一个黄种人成为知己，可能是由于大岛浩和他一样狂热和缺乏理智。二战之初，大岛浩一直认为英国会屈膝投降，甚至到了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大岛浩还认为德军完

全有能力在英国登陆，为此他还做了份报告提交给希特勒，大岛浩的“乐观”和狂热使一些德国高级将领都感到望尘莫及，他们背地里称他为“东方的歇斯底里症患者”。

即使是到了1945年，大岛浩依然深信纳粹德国会在战争中获胜，4月13日，他最后一次见到了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表示愿与“第三帝国”和“元首”共进退，但希特勒没有答应他，而是命令所有外交官都必须在苏军包围前离开柏林。大岛浩只得和妻子一起前往奥地利避难，但在十几天后被盟军逮捕。

日本战败后，身为甲级战犯的大岛浩被押回日本受审，并被判处无期徒刑。1955年，大岛浩假释出狱，并在1975年死于心脏病。直到死前，他还不知道由于密码被破译，自己不知不觉地充当了盟军的“间谍”，正是他发送的这些绝密情报将他所深爱的“第三帝国”和“元首”加速推进了坟墓。

摘自《世界报》

吴佩孚暮年掠影

行的我记忆中好像只有一个白璧武。吴那时精神尚可，但已显老态，熟于史事，谈话时多喜用旧典，时人传其曾为前清秀才。吴对“八阵图”、“拐子马”等引证各书纵谈甚畅，惟有一次在谈及中国武术时，吴似深信四川峨眉山中确有炼气剑客能飞剑刺人等事，未免太神活了。

尚忆及最后一次张（作霖）吴（佩孚）会见时的一个小趣闻，1926年（民国十五年）张吴弃嫌修好，联合攻打国民军，

国民军退走察绥。是年六月张吴约会于北平，时张作霖早已在北平，而吴佩孚则系乘专车由京汉线北来，下车即赴会场。会见时双方戒备森严，厅中静肃无声，只闻张吴二人缓缓地说几句客套话。彼时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顾维钧亦被邀参加。顾衣大礼服，到后即大礼服挂在衣架钢钩上。会谈中，大礼服被人误碰落地，发出硬质的，“啪”的一声，四座大惊。双方卫士，拔枪相对。后始知系顾帽坠地，方解误会。故时人比喻此次会见为“新鸿门宴”，确也事出有因。

摘自《政海拾零：(世纪)笔记掌故丛书》

美文闲读

对生活所持的态度。人不可能独立于环境，不能脱离社会。当你在一块土地上收获了，老在背后捣鬼告状的时候，你也必须接受收割后的麦茬，以及经营这一季庄稼时的杂草病虫。当我拥有安闲的生活的时候，必然失去了工作的挑战；当我看清工作生活的一些步骤的时候，却早早失去了进取攻伐的平台；当我的三口之家没有生活之虞稍有积蓄的时候，竟相出现的弟妹们买房贷款，父母多病需要花费的场景。人有平坦安逸吗？人有事事如意吗？不能绝对地否定，但我高度怀疑。

满足是相对的。满足而不自满，满足而清醒着，这样的满足是值得庆幸的。这样的满足就是知足。知足常乐，幸甚至止，不足是绝对的。知不足而积极进取是有益的，知不足而嫉妒甚至怀恨在心则是害人而不利己的。我

见过有的人，沉溺于某种景象中不能自拔。永远哭穷的，永远不服气官场人事的，老在背后捣鬼告状的，一直自卑的。这样的人，没有几个挺直了腰活着的，让人看着可怜又可气。

生活中，自己的满足可能就是别人的不足，自己的缺憾也往往是看到了别人的拥有。“人比人，活不成”的古训虽然充满哲理，但是，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装聋作哑也是不可能的。重要的还是一个对人生的认识问题，是个世界观念价值的问题。对比的冷静、客观、全面，正确认识自己与他人，正确认识得到和失去，正确认识昨天、今天和明天，满足与不满足就都有了特有的可爱之处了。

遗憾是生活的全部，不足是生活的本质。满足于所得，珍惜已有，努力工作生活，这就足够了。

摘自《珠江晚报》

半夜醒来

李 冲

在那个时刻，或许也只有在那个时刻，人才会那样深刻地去体会这样的痛苦，正因如此，这种痛苦才更加让人难以承受。多年前，当半夜醒来，我常常听到布谷鸟的啼叫声，那声音曾给我痛苦的内心里一丝安慰。后来，我再也听不到那布谷鸟的啼叫了。半夜醒来，我会独自一人趴在阳台上，向着黑夜望去。熟睡的人们仍然熟睡。这时还会有一种渺茫的心情，油然而生。思绪也会穿越夜空，在无尽的黑暗里飞动。

生命是一盏灯。那微弱的火苗在黑暗的夜空中摇曳。或许一点一滴风吹草动，一点点和风细雨，就会把它扑灭。这就是生命的

脆弱。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一棵会思想芦苇的芦苇。正是生命的脆弱，与生命的思想，给人以无尽痛苦。

当我逐渐从痛苦中摆脱出来，我的内心又恢复到平常时，我的内心又被现实的、世俗的东西渐渐占据，我又可以乐观的、愉快地去面对生活。可是，我知道，当我离开这个世俗的环境，独自面对内心里，还会不断地去追问那被追问过无数次的问题。半夜醒来时，也仍然会痛苦。但虽然痛苦，它给我以更深的体验。或许我们不能远离这种痛苦。

远离了痛苦，也就远离了深刻。

摘自《文汇报》

去斗争，去摸索。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无论人类的文明走向哪一个阶段，都难摆脱，甚至越演越烈。可以欣慰的是，当一个人孤独地与自己作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都在孤独地与自己作战。”是的，个人内心确实有许多东西，只有一个人去承受，别人永远无法代替。在这个意义上，能拯救内心的只有自己。其实，别人孤独的作战，也并不使我们欣慰，甚至可能更让人悲观。

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是“向死而生”。当想到死亡把一切碾碎，想到不确定性充斥明天的时候，那么，再想一想，所有当下的努力其终极价值和意义何在？找不到一切事情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半夜醒来的那种痛苦，就是对价值和意义追寻不得的痛苦，或得之虚无的痛苦。

最怕的是半夜醒来，独自承受着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没有人可以诉说，也无处诉说，只有独自承受。那是内心泛起的一种一切皆空的悲情与无可名状的痛苦。一切的价值和意义在这时都化为虚无。没有幸福与愉悦。只有缠绕内心的绵绵无尽的悲苦。或许，理智在提醒，不应这样悲观地去想、去想，应该乐观地面对这个世界。但是，那种悲苦的虚无却那样强有力地把我拉进去，缠绕进去，使我难以自拔。先是在那种悲观思想的指引下，作着斗争。试图去说服自己。可是，那是很难的。王安忆说：“一个人面对着世界，可以与大家携起手，并起肩，共同战斗。而他对着自己的内心，却是报敌的，外人无法给予一点援助，先行者无法给予一点启明。全靠自己